

海天译丛

Six degrés de liberté

六度自由

2015年加拿大总督奖
入围中学生文学大奖

Nicolas Dickner

[加] 尼古拉·迪克内 / 著 黄旭颖 / 译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海天译丛

六度自由

Six degrés
de
liberté

Nicolas Dickner

[加] 尼古拉·迪克内 / 著
黄旭颖 / 译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度自由 / (加) 尼古拉·迪克内著 ; 黄旭颖译.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7.1

(海天译丛)

ISBN 978-7-5507-1778-7

I. ①六… II. ①尼…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8915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19-2016-026号

SIX DEGRÉS DE LIBERTÉ

Nicolas Dickner

©Éditions Alto, 2015

This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utre
agence, Paris, France and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
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prietor.

六度自由

LIU DU ZIYOU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林凌珠 岑诗楠
责任校对 陈少扬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33133493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78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
定 价 3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纪念

拉里·瓦尔特斯

第一章



- 1 -

丽莎在想钱。

她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手里举着长柄叉，站在遍布鸟粪和蛆虫的阁楼里，把犀牛骨架和满是蛀虫的水貂皮大衣往窗外扔——同时在想钱。

她把长柄叉插进一堆过期的《星期一》杂志里。在湿度和动物粪便的作用下，杂志都粘在了一起。她置身于这堆文化的沉积痂壳中，像个品位不高的古生物学者。乔治男孩、年轻时的米雪儿·里夏尔和米歇尔·卢万；德鲁·巴里摩尔试图自杀；《星期一》彩票版1万元加币奖金，每周开奖；迈克尔·杰克逊的一次整形手术；又是《星期一》彩票版。丽莎翻出的《星期一》彩票版奖金应该累计有50万元。这些钱早就被人领走并消费掉了——花到哪儿去了呢？小玩意儿、衣服、旅行、圣诞礼物——这一切将来都会被扔进垃圾场，烧成卡路里，散落在空气中。

丽莎气呼呼地处理着这堆废品。杂志从天窗飞出去，

随着一声闷响，跌入两层楼下面的垃圾收集箱。窗外不时传来邻居的割草机声，路过的汽车声，田野里的食米鸟叫声，新荷兰经销商的狗追着一只麝鼠的狂叫声。夏日苍白的声响，像收音机FM发出的丝丝杂音。

丽莎觉得自己被两个职位卡在中间。从9月到次年6月，她在学校狭窄的航道上以自动驾驶的方式前进。方向明晰，不必做任何决断。相反，夏天总在提醒她，她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她搭建巴别塔，规划着合恩角周边的旅行，穿越撒哈拉沙漠，设计粒子加速器，可缺少钱——虽然很少量的钱——很小的计划也实现不了：买一辆自行车的钱，去露天汽车电影院的钱，造无人机、买指南针和显微镜的钱，上帆船课和武术课的钱，出发去征服世界的钱。

15岁的丽莎处在一个中间状态：制订计划，她够成熟，但想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却又太年轻——好工作可不是唾手可得的。这个夏天，她有两个选择：和墨西哥季节工一起摘草莓，或者跟着父亲干，获取一份象征性的工资——现在她清理着巴斯金家的阁楼，自问去草莓园干活会不会是个更好的选项。至少，她可以学上几句西班牙语。

这两天她一直在往窗外扔东西：老掉牙的高跟鞋、衣帽架、破破烂烂的藤椅、半身人体模型、孔雀羽毛、地球

仪、折叠板凳和一捆捆的丝绒窗帘。她捅了几个老鼠窝、挑起一些柳条篮子、几扎《教区公告》、一个画着粉红色和蓝色兔子的摇篮、拆散的家具、一台根德牌短波收音机（后盖掉了，可以看见里面一排烧空了的灯泡）、酒店的信纸、舞台装饰品、玩具手枪、水枪和骨头。

除了满满当当的旅行纪念品，还有许多纸箱，上面写有英文“标准石油”和俄文“查尔斯·巴斯金”的字样。彩色的沙球，一张天鹅绒的画，画中是以椰子树为背景的一轮满月，下方落款“蓬塔卡纳”，背后是用西班牙语写的“中国制造”。一些装五香罗姆酒的瓶子（空的）和椰子油的瓶子（满的），还有潜水面具，被鞋蜡擦得发黑的土著古董，由坚果、贝壳、香料、小骨头、羽毛，以及百事可乐瓶盖做成的项链。

20世纪的商业大道一直通到了这个阁楼，丽莎挥着长柄叉，心中很想知道，究竟出于何种地缘政治的狂热，让这些物品能够如此地被渴望、购买、收集、使用、珍惜，而后又被层层堆积在这个不卫生的阁楼里，直至形成一座不可分离的小山，到处都是成堆的鸟粪和蝙蝠的尸体。

继续努力吧，她还得更干1小时。

巴斯金家的房子是亨廷顿镇和美国边境之间的一大座废墟，被称为“鬼堡”“毒剂师庄园”和“烫手山芋”。

先后有六名屋主对它进行过既无品位又无技巧的翻修，直至最后弃之不理。它的墙由方形石块砌成，像城堡的墙那么厚，浮夸的挑檐和铜屋顶见证了好几场经济危机。它建成时，作为英国领地的加拿大正缓慢地向西边扩张，因此在破败以前，这幢房子始终透着强烈的帝国乐观精神。

罗贝尔·鲁提埃盯着巴斯金家的宅子好几年了。在一名职业房屋翻修师的眼里，这宅子对他的装修公司来说是理想、崇高和艺术的化身——可以弥补他多年修补乏味平房的苦闷，修平房没赚到什么钱。他刚满64岁，感觉时光飞逝。对他而言，巴斯金大屋是他做出些成果，华丽谢幕的最后机会。

可惜，他渴望的宝物归一家外国跨国公司所有。外国人把这一领域的所有东西都抢光了，从林场到农庄，还有前人遗留下的破烂木屋。他们坐着租来的福特汽车来来往往，提着硬壳手提箱和卫星电话。这片安静的领地没有任何商业活动，毫无利益可言，买卖它纯粹是个税务手段，有违常识——即便是非理性出于税务的考量，巴斯金大屋也是不值得购买的。它在不动产市场疲软了几年后，终于在金融危机中挂牌出售。

罗贝尔·鲁提埃像吸毒者扑向毒品一样抓住了这个机会。

烫手山芋的售出没有法律保障，这一点只消粗看它

一眼就能明白：外表看起来已经不怎么样了，里面只会更糟。这地方看起来像个遭抛弃的非法被占空屋，镀银剥落的大镜子面对面放着，形成一条无尽的长廊，沾染了星云状的斑点和黑洞，盯着它们看久了会恶心。除了这条阴森的镜廊，屋子在结构上的总体特征是缺乏直角，哪怕是最小的直角。一切都是倾斜和弯曲的，气味难闻，墙纸剥落，地板也烂了——然而，屋子的状况丝毫动摇不了罗贝尔·鲁提埃的决心：盲目地喜欢，甚至有一点儿愚蠢。交易在48小时内就办好了公证，仿佛急不可耐地要让尘埃落定。

罗贝尔和女儿从夏至开始埋头工作，每天都增添新的隐患。工期可能要延长至圣诞节，罗贝尔不禁在心中自问，他是不是无意中又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以往的判断失误列表已经甚为壮观。

下午的活结束了，罗贝尔的头从阁楼的翻板门里钻了出来，戴着眼镜，眉毛被石膏染成白色。女儿干得不错：地板被清空、刮过，并且刷得相当干净。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厚厚的灰尘，只能依稀分辨出丽莎的身影，她正埋头检查最后一个纸箱里的东西。罗贝尔皱了皱鼻子，这里有烟炱和木乃伊粉末的味道。

“5点了！”

丽莎透过防毒面具，圆睁双眼，呆呆地看着父亲。她身边的地板上，像旧货拍卖那样，散落着十几台古董相机。丽莎摘下面具，借着从天窗投进来的模糊光亮，仔细端详着一台徕卡相机。

“我能留着它们吗？求你了。”

他拿起一台宝丽来折叠相机，凑过鼻子闻了闻。相机散发着腐肉的味道。

“你要它们做什么？”

她耸耸肩：

“不知道，我只是想留着它们。”

罗贝尔像每次不知所措时那样，摸了摸胡子，一小朵石膏粉末云飘起。他最终做了一个大方的手势：清理了奥吉亚斯的马厩^①之后，女儿大人当然有权利留下一点她喜欢的小玩意儿。各自领取心仪的战利品嘛！

他们下楼来到户外。丽莎把面具推到额前，像战士抬起头盔，将那箱照相机抱在胯边，脸上浮现出神秘莫测的笑容。和她刚才所说的恰恰相反，她很清楚自己拿这些相机要做什么。

他们之前已经将浇花的水管拖出来拉到草坪上了，现在用高压水枪把自己冲洗干净。丽莎看着从垃圾箱里

① 奥吉亚斯为希腊神话中的厄利斯国王，他的牛圈里养了3000头牛，牛圈又有30年没有打扫过。这一比喻意为“艰巨的劳动”。

满出来的虫子尸体，无法相信这些都是她从窗户里扔出来的东西。

他们坐上罗贝尔的老道奇公羊回家，开着车窗。风吹着很舒服，丽莎却感到鼻塞，又是咳嗽又是擤鼻涕，嘴里骂骂咧咧。该死的阁楼！

他们在森林和田野上随意行驶，仿佛并不急着去什么地方。用英法双语写着“美国边境距此500米”的路牌一过，他们就到了。右面那条路通往一个铺着砾石的停车场，路边有一溜邮箱。垃圾箱旁竖着一块指示牌，上面写着“欢迎来到边境领地”。几年前，指示牌曾成为一个颇有创意的恶作剧者的攻击目标，至今还能看见上面用橙色荧光笔写着的“欢迎来到无聊领地——世界烦恼中心”字样^①。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个毫不起眼的移动房屋公园叫作“边境领地”。通常的解释认为，这是从英语“边境”一词变形而来。但更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叫作“领地”，这往往意味着此处居民对某些事物拥有统治权。不过谁也没把这当真。

过了停车场，是几条七拐八弯的街道。最老的房子被拖到这儿来做狩猎营地，那时四周还都是森林。当年，人

① 英文border（边境）与boredom（烦恼）接近，故有此说。

们只有夏天才到这里来住。慢慢地，小木屋取代了棚屋，豪华住宅又取代了小木屋。领地里最新的房屋是沿着山脉批量生产的，用塑料纸包裹，像崭新的iPod，由卡车运过来，就地拆封。

新也好，旧也罢，这些所谓的移动房屋如今都安在混凝土桩上，享受与现代文明的链接：电、电话以及化粪池。领地也并没有因此丧失它的临时性和令人沮丧的脆弱性。

一到家，丽莎就抱着她的那箱照相机从小货车上跳下来，直接跑进父亲的工作间：屋后的一个旧集装箱。

日光灯闪烁着，照亮了挂满墙壁的各式稀奇工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刀锯，被精心打磨过；现在已经几乎不生产的螺丝刀；不知名的冶金专家锻造的剪刀和凿子。丽莎经常好奇地想知道这些工具是从哪儿来的。罗贝尔被问急了，就说是从旧货市场买的，或从什么人那里继承来的。可这些说法听起来总让人觉得另有隐情、故弄玄虚。丽莎只知道在心情忧郁的星期六晚上，父亲会去巡视他的工具，就像去探访一个恶鬼的祭坛，或是翻阅一箱过时的《花花公子》杂志。

她把相机放在工作台上。她对照相机一无所知，可这些战利品看起来不错：一台柯达Retina IIa，一台装在皮套里的徕卡III，一台“水星、卫星”127，几台黑塑料外壳

的小柯达相机 110，最后还有镇箱之宝，一台可折叠的宝丽来。丽莎打开工作台灯，取出乙醇、刷子和布，试图让这些老古董恢复光泽。

她一边刷着，一边不停地吸鼻子并且咳嗽。她在那个肮脏的阁楼里到底染上了什么病？石棉肺、神经毒性孢子，还是仍在肆虐的西班牙流感？又或者是蝙蝠从美国带来的白鼻子综合征？

父亲喊她吃晚饭的时候，相机已经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了，但仍带着阁楼的那股怪味。得把它们放到外面吹吹风。她把相机仔细放回箱子里，抹了很多肥皂，洗了三遍手。

桌上摆着两盘热气腾腾的“鲍伯式”意大利面条——拌上了番茄酱和仿培根——他们默不作声地埋头吃了起来。丽莎感觉她的手臂有些微微发热。她虽然没有学会西班牙语，可锻炼了肱二头肌啊！

吞下最后一口面条，丽莎胡乱收拾了餐盘就宣布晚上要出去。她在过道里抓起运动衫和那箱臭烘烘的照相机，箭一般地冲出家门。不用提她要去哪里。

户外是只有8月才有的完美夏夜。公园尽头，一只狗在叫，邻居们在吵架，金星落入地平线。隔壁家门前，米隆先生正在努力修理他的“达特桑”的发动机，头顶上挂

着一盏小提灯。他像“深蓝”电脑前的卡斯帕罗夫^①一般专心致志，似乎在问自己最终是不是该向懒惰投降，把整个发动机换掉。

丽莎走上“幸福路”，埃维尔·克尼维尔家的小孩骑着越野自行车，在减速带上跳跃，以此打发时间。丽莎绕过他们，斜穿过一所已待售两年的房屋的院子，沿着“喜悦路”一直走到“欢乐胡同”。

勒·布朗家的房子位于胡同尽头，后面就是珂维岗农场的草莓园，每年夏天会招几十个墨西哥人来干活，墨西哥人和危地马拉人，很快还会有萨尔瓦多人、洪都拉斯人和须发浓密的奥尔梅克人。他们5月来，收割莴苣、草莓和卷心菜，等印度玉米的季节结束他们就离开。现在正值夏末，而草莓地已经空空如也，勒·布朗家的屋子就成了文明的前哨。

丽莎没敲门就进去了，防蚊纱门在她身后砰地关上。

勒·布朗夫人坐在沙发上，一面给脚指甲涂指甲油，一面读着一本《丹麦语入门》，书用发卡夹住，摊开摆在她面前。她是个漂亮的女人，与丽莎父亲不同，身上依然存有年轻时的靓丽风采。她朝丽莎半侧过身来，粲然一笑：

① 国际象棋特级大师，曾与电脑“深蓝”进行人机大战。

“你好，亲爱的，埃里克在他的圣地里呢！”

的确，埃里克的房间整洁得像座教堂。地板上没有脏衣服、旧袜子或臭球鞋——不过丽莎也记不得她上一次见到埃里克穿袜子或鞋是什么时候了。书桌上没有一件多余的物品，书架上的书按某种复杂的系统归类排列。鸟笼开着，挂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三只样貌极其相似的鹦鹉在书架顶部歇息，待在各自钟意的书上。

埃里克坐在床上，华硕笔记本电脑摆放在膝盖上，戴着耳机，手边放着合成葡萄汁，正在调试编码。电脑屏幕上，十几个窗口彼此重叠，有在下载的、编纂的、计算的，还有的只是静静等待。他身边的床上摆着一台数码相机，是普通的入门级佳能相机。

三只鹦鹉飞起来，在房间里绕了一圈，又回到书架上，其中一只用细小的分号状的鸟粪特别强调了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一本书。

丽莎在门口把鞋子脱了，一言不发，把她那箱古董放到佳能相机旁边。这一平方米的空间承载了摄影技术一个世纪的变迁。

埃里克摘下耳机，默不作声地端详了那箱子好几分钟，最后拿起那台“水星、卫星”。塑料的外壳隐约凸起，一颗人造卫星画出一个漂亮的椭圆轨道。

“这是什么？”

丽莎往床上一倒，神采奕奕。

“解决我们财务困难的方法。”

- 2 -

经历了7年的冬眠后，杰伊来到了特鲁多机场，背着一个朴素的挎包，揣着她尚有余温的护照，上面满是印章和签名的授权书，没有托运行李。政府批给她72小时，她只准备了72小时所需的物品。没带任何电脑、闪存、光盘、SD卡、照相机或手机，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东西都没带。

过安检时，他们吹毛求疵地搜查她，清空她的保鲜袋，闻她的牙膏和护手霜，她挎包的每一道缝线都被翻过来摸索，被手电筒照。她被领进一间办公室，一名女警员复印了她的通信录，倒空她的钱包，检查了《儒勒·凡尔纳作品全集》第三卷——这是个防震版本，有加厚的填充封面——还摸了摸人造革压制出的热气球。显然，女警员认定这3毫米厚的软乎乎的东西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杰伊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却没人感兴趣。